

傳畫人名育德

坡 東 蘇



印編社行推育德海上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2 0727B

德育名人畫傳

蘇東坡的生平

中國最有名的才人是誰？像明朝的祝枝山，唐伯虎，清朝的金聖嘆、袁子才，可算是世俗皆知的才子了。像唐朝的李太白，宋朝的蘇東坡，似乎才名還要高些，學問人品，也更高些。但太白僅是詩人。至於蘇東坡，是詩才，文才，口才，乃至辦事的才，都可稱爲第一流的才人。此外，他的學問，識見，道德，也都是高人一等的。所以說蘇東坡是中國才人的代表，應該不算推崇的太過了。才子這一個名詞，始見于左傳。那是指堯舜時的八元八愷說的。（高陽氏才子八人，高辛氏才子八人。）但那時所說的才子，和後世完全不同。原來古人說才，是指的健全心理。是理智力強，意志力強，心地淳實，性情篤厚的人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後世所說道德才能俱備的人。像孔子說才難，舉舜的五臣，武王的十臣，爲例。又說：「如有周公之才美。」這些人，都是古代的賢人，聖人。所以古代的才子二字，不是容易稱的。才和德分家，始于戰國。到了宋玉出來，就連才和能也分家了。宋玉只能作文，並沒別の才能，可算是世後文人才子之祖。漢代的文人，便都是宋玉一流。不過那時才情二字還未分家。再向下去，竟有性

涼薄之人，輕嘴薄舌，被稱爲才子的。但是也不要小看了輕嘴薄舌。到了今日，輕嘴薄舌的人，還能做名流學者呢。閒話少說，還是談談東坡居士吧。

蘇東坡，名軾，字子瞻。他被貶到黃州的時候，在東坡的地方，造了幾間小屋，叫做雪堂，自稱東坡居士。後人便稱他爲蘇東坡。他本來的名字，倒不甚顯了。

他是四川眉山人。父名洵，字明允。因爲他家中有老人泉，所以明允一號老泉。老泉的曾祖，名祐，是個高人。讀書隱居，不求名利，好周濟貧人，不取非義之財。有一個道士，傳授他點金的法子，他不肯要，寧肯拿自己節省下來的錢，去救濟人。蘇祐的兒子，名杲，也好布施。孫名序，生老泉。老泉發憤力學，博通今古，因韓琦歐陽修的薦舉，授祕書省校書郎，奉詔修禮書，做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。老泉生二子。長名軾，次名轍。還有一女。都是很有才情德行的。不過俗傳蘇小妹是秦少游的妻，却是錯了。秦少游的妻，姓徐，名文美，並不姓蘇。至于今古奇觀一書裏，編造出蘇小妹三難新郎的故事。說：「蘇東坡幫助秦少游，做出了一舉手推出窗前月，投石擊破水中天」的對子。一更是影子也沒有話。明清兩代，因爲科舉制度，考試八股文，試帖詩，講究對仗工整。所以那時人讀書，開筆先學做對子。就有許多文人，專講對聯，巧妙。到了清末，盛行詩壇一類的東西，講究把不同的題目，做成巧對，更是從八股文的對搭顯變

化出來。在宋時還沒有這種風氣呢。

東坡的母親，程太夫人，很有德行學問。東坡幼時讀書，就是他母親教的。她一天讀後漢書范滂傳，很感慨地歎了一口氣。東坡在旁說道：「兒子想學范滂，母親肯麼？」他母親說：「你能學范滂，我就不能學范滂的母親麼？」（范滂是東漢的賢人，被宦官害死的。當范滂因在監獄的時候，他母親去看他。他安慰母親說：「弟弟很能孝人。他母親歡喜道：「我有兒子了。」

程太夫人的心地，極其慈悲。她看見人殺生，就要難過。所以她一家裏的人，沒一個人肯傷害動物的。于是他們的庭院裏，成了鳥雀的樂園。就是很低的樹枝上，也有鳥雀做窠。東坡和弟妹，常常在旁邊觀察這些鳥雀在窠裏的動作。于是這些鳥雀，成了兒童們的好朋友。所以東坡童子時代的生活，就富有詩意，活潑而優美。那些鳥雀裏，有一種很稀奇的鳥，是當時四川的特產，叫做桐花



兒于想學范滂母親肯麼？

順母親，兒子死了，到泉下去侍奉父親。也是很好的事。母親千萬不要悲傷。」他母親說：「你能和有名的賢人，李膺杜密，死在一起。我心裏還有什麼不滿足呢？」（從此東坡就立志學古時的賢

鳳。羽毛極爲美麗，映着日光，能變化種種的顏色。叫的聲音，好像一種音樂。但是這種鳥，極爲稀少，只得四五隻。所以東坡和弟弟妹妹，就更加珍愛牠們了。

有一天，一個種田的老人，到東坡家裏來。這個老人，是很喜愛兒童的。看見東坡兄妹，又活潑又溫和。老人喜歡極了。就合他們一起玩耍。東坡拉了老人的手，到院中去，看他的好朋友——鳥雀。那些鳥雀看見人來，一點也不畏懼，倒像和人很親愛的一般，飛着，叫着，十分歡樂自在。老人也笑了。又過了一歇，老人指着鳥雀，合東坡說道：「小朋友，你知道這些鳥雀，爲什麼愛好你的庭院嗎？因爲你一家都是好心腸的人，不肯傷害牠們，所以牠們就愛在你們家裏了。鳥雀在沒有人的野林裏，有許多動物會傷害牠們，所以野林裏並不是鳥雀的安樂地方。但是鳥雀寧願在野林裏，不肯到人住的地方來。就因爲人類的傷害，比別的動物更利害呀。哎！這實是人類的恥辱呵！」

這一段話，太感動人了。東坡合他的弟弟妹妹，目不轉睛地注視了老人，靜靜地聽完了這一段話，還在那裏注視着鳥雀，回味着老人這一



！呵辱的類人是這！哎

段話的意味。又覺得鳥雀的可傷，又覺得人類的可恥。他們的心弦，被老人觸動了。他們的救世熱腸，被老人提起了。這一段話，永遠銘刻在他們的心版上，不能忘記。直到東坡老了，才把這段話記了下來，至今存在他的集裏。

魯人石守道，作慶曆聖德詩，有當時名臣，韓琦，范仲淹，文彥博，富弼，歐陽修的名字。東坡的鄉人，抄了這詩，和東坡的先生同看。東坡問先生：「這些什麼樣的人？」先生說：「小孩子不用問。」東坡說：「這些人如不是人世的人，就不用問。如是人世的人，爲什麼不用問呢？」可見東坡幼時的志氣很高。後來他果然和這些人齊名了。

在那個時代，讀書人還沒有受程朱派八股的毛病，蘇老泉又是個特出的人才，識高學廣，所以他對於兒女的教育，也不拘一格，一任他們爲多方面的發展。四川的物產又豐富，山川又雄奇，在東坡家鄉的近處，就是峨嵋山，是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。所以東坡的少年時代，生活極其活潑。他的師友，也有和尚，也有道士，也有隱逸的高人，也有粗豪的俠客。他的父親，他的母親，德行，學問，又都高人一等。所以東坡和他弟弟，才二十來歲，就成了傑出一時的人物。

宋仁宗嘉祐二年，（公元一〇五七）東坡二十二歲，就和他弟弟一起到了東京，汴梁，應當時的禮部考試。那試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。（東坡這篇文章，現在古文選本裏都有。）考官是歐陽修，看見了東坡的文章，大爲讚賞，就把他中



大爲讚賞就把他中在第二名。

在第二名。(當時考試，要把名字用紙封起來，不使考官看見。叫做糊名。歐陽修看見了東坡的文章，疑心是自己門人曾鞏做的。『曾鞏，字子固，南豐人，文字和東坡齊名。蘇氏父子三人，和歐陽修，曾鞏，王安石，再加上唐時的韓愈，柳宗元，就是科舉時代有名的古文八大家。』所以怕別人說閒話，不敢列在第一名。)及至考經學，他就得了第一。殿試後，就賜了進士出身。

這時東坡和弟弟都成了功名，徧見一時的名人。石守道的詩歌裏，所稱誦的幾位名賢，除了范仲淹業已身故，歐陽修成了他兄弟二人的座師。此外文彥博，韓琦，富弼都還健在，不過有的不在京中。他兄弟二人都有上韓歐的書。古文觀止裏，蘇轍有上韓太尉書，(韓太尉就是韓琦)也是這時的事。

他春間登第，夏間就丁了母親的憂。兄弟二人都奔喪回里，在家守了三年的服。服滿之後，授了大理評事，鳳翔府簽判。在一般人的意中，以爲他少年得意，只是詩文做得好，未必能辦事。何況去管理司法的案件？那知他的判決案出來，不但法理極精，而且對於人情事理，也極明透精當。就是久辦司法的老手，

也人人佩服。那時陝西地方，因為防西夏的侵略，人民很苦。又要伐南山的木，從渭水送到黃河，供給國用。因此破家的人很多。東坡先生心裏，很覺難過。他就留心訪問，才知道運木並無大害，害在官吏管理不得法。他就和太守說，聽人民用自己的方法來運。就把人民的害減輕了。

宋英宗治平二年，（公元一〇六五）他被召進京，判登聞鼓院，入直史館。第二年，他丁了父憂，又回家守制去了。老泉死時，修太常禮書剛才成功，英宗命官船送他的靈柩到四川。東坡居喪，替父親寫經造像。又造了一座四菩薩閣。那因緣是這樣的。在唐朝的時候，唐明皇造了一座藏經龕，命吳道子畫了菩薩像，天王像，刻在版上，共有八塊。唐末，被賊燒了。有一位僧人，拚了命，在火裏搶救出四塊來，保存在烏牙僧舍。東坡在鳳翔做官的時候，那僧人不能保存，拿來賣錢一百千，被東坡的朋友買了，送給東坡。東坡因為父親好古畫，便獻給父親。老泉愛同至寶。及老泉死了，東坡想替父親做功德，同一個僧人，名叫惟簡的，商量。惟簡說：「地藏經上，佛言，給親人做功德，要拿親人最愛，最不忍捨之物，布施了，功德最大。」於是東坡想到吳道子的這四幅畫，是父親最愛的，就捨了出來。又寫了一篇四菩薩閣記，說明自己替父親做功德的心，盼望看見這篇文章的人，都想到各人自己的父親，都用心來保存四菩薩的像。也可說是錫類的大孝了。

宋神宗熙寧二年，（公元一〇六九）他服滿還朝，做了兩年京官。因爲有人排擠他，他自請外任，就通判杭州。恰巧高麗使人來進貢，那國書上沒有寫熙寧年號。東坡不肯受。說：「高麗既稱臣，就應該用中國年號。這個我不敢收。」高麗使臣沒法，又回去換了國書。東坡才收了。他在杭州過了三年，因爲弟弟在濟南做官，便請求朝廷，調任密州。（就是高密）這時新行青苗手實法，民人很苦。東坡不肯施行。他的上司說：「部裏的公文很嚴。說：『不行青苗手實法，照違抗皇帝命令辦罪。』」東坡說：「明明是部令，怎能和皇帝比？」上司也被他說服了。這時安撫司手下的兵很凶，常常訛詐民人。有一天和民人打起來，打死人。那些兵知道闖了禍，恐怕官來拿他，就想造反。那被害的人果然到東坡那裏告狀。東坡暫時不准。又過了幾天，聽見營裏的兵安靜下去了，才訪明犯罪的兵，把主犯要出來殺了。

熙寧十年，（公元一〇七七）改知徐州。他剛到徐州，適值黃河決口。北邊起梁山泊，南邊到清河，都是一片大水。徐州城就要壞了。東坡自己跑到武衛營裏，和那些兵將說：「事情急了，城要壞了，你們雖然是皇帝的禁軍，暫且替我幫一下忙，來救救滿城的百姓。」這時東坡赤了腳，穿了短衣，在泥水中走來。那些兵將看見，都非常感動。說：「太守是一郡的長官，爲了人民，吃這樣的苦。我們不拚命出力，老天爺也不容我們。」就人人勇往，個個爭先，拿了器

械，去和河水爭鬪，接連着兩日兩夜，隨了徐州的太守，——東坡先生，不斷的工作，才築成一道長堤，把河水擋住。過了幾天，河水漸退。東坡又請求政府，徵調來歲該班的人夫，把浸壞的城修好。又在河岸打下木樁，預防決口。又在徐州東門城上，造一座黃樓，鎮壓河水。從此徐州的河患減輕了。

元豐二年，（公元一〇七九）移知湖州。他到了湖州的任，照例上了一道謝表。這時在朝的黨人，恨他已極，就摘了他謝表裏的字句，和他平日的詩詞，說他誹謗。派人把他逮捕到京，下在監獄裏。想把他治死。囚禁了三個多月。這便是有名的烏臺詩案。

逮捕他的太監，名叫皇甫遵。這時東坡先生的長子，名叫蘇邁的，年紀稍長，不忍捨了父親，就步行相隨，一路侍奉到京。其餘的家眷，也僱了船北行。走到宿州，那地方的官吏，奉了政府的命令，搜查東坡先生的書。就發兵把船圍了。一般如狼似虎的差役，到船上惡狠狠的翻箱倒篋。把婦女兒童們幾乎嚇死。



• 姓百的城滿救救來，忙下一幫我替且暫

待到官吏發足了威風，走了。那些婦女恨道：「他天天讀書，做書，沒有得到一點好處，倒惹出禍來，把我們幾乎嚇殺。要這些牢什子幹什麼？」就把東坡先生的書，一把火燒了。

神宗的祖母，仁宗的皇后，光獻太后，這時病在垂危，把神宗叫到面前說道：「仁宗在考取進士的時候，得了蘇軾兄弟兩人，歡喜的了不得，說：『我一天真替子孫得到兩個宰相。』現在蘇軾得罪，焉知不是仇人陷害？做兩句詩，也算罪麼？你要仔細想想。我病的很重，你不要冤枉好人，傷天地的和氣。」神宗很孝順祖母，哭着答應了。

當時他的仇人，立意想要他命，只是皇帝不肯。不過他的仇人，想盡法子來弄成他的罪名。東坡先生料想自己沒有活命，就合他送牢飯的兒子說：「你打聽着，我若定了死罪，就送一條魚來。」那知兒



子一面給他送牢飯，一面求人情救父親的命。這一天，找着一條路子，却須自己親身去求，來回要兩三天，就把送牢飯的事，託付一個要好朋友，自己走了。那朋友不知送魚的暗記。暗想：「天天給他吃菜

羹，也吃得厭了。今天給他換一樣菜罷。」便送了一條魚進去。東坡先生見了魚，真嚇壞了。心裏想着：「是沒有活命了。」眼睜睜的看了飯，不能下咽。一心只作臨死的打算。想想，別的也沒什麼放不下。只是一個同胞的弟弟，難割難捨。他就做了兩首別弟詩

聖主如天萬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滿先償債，十口無歸更累人。（這時先生的家眷，是他的朋友，王子立，替他養着。）是處青山可埋骨，他時夜雨獨傷神。與君世世爲兄弟，又結來生未了因。

柏臺霜氣夜淒淒，風動琅璫（就是鎖械）月向低。夢繞雲山心似鹿，魂飛湯火命如雞。眼中犀角真吾子，身後牛衣愧老妻。百歲神遊定何處，桐鄉知葬浙江西。（這時杭州人聽說蘇公被禍，家家念經，拜佛，請僧做解厄道場，已經兩月了。）

他的兒子回來，才知鬧了錯誤，累父親受了一番驚恐，十分懊悔。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，皇帝降旨，把他貶做黃州團練副使，總算免了死罪。他從九死中得到了生命，便悟到人生無常，學問見地，又都進了一步。他到黃州去，走到陳州地方，他的弟弟，子由先生，已從南郡跋涉千里，來看哥哥了。兄弟見面之下，也不知是喜是悲。他不敢耽擱，只得再向前走。他的弟弟戀戀不捨，又跟着送了他幾站路。他弟兄兩人，做了不少的詩。路過光州，遇見了他的好友，陳季常。

那方山子傳，就是這時做的。

元豐三年，（公元一〇八〇）二月初一日，他到了黃州。這時隨他南來的，只有他的長子。到了五月，他的弟弟，子由，又來看哥哥。他兄弟二人，在一起遊山玩水，很是歡樂。過了不久，他的好友，王子立，又送他的家眷來，一家又團聚了。但是人多口衆，他幾乎衣不暖，食不飽。幸而他的好友，馬正卿替他求了一塊官地。他便帶了兒子，自己耕種，才不至於挨餓。

他初到黃州，住在臨皋亭裏。到了



題了雪堂二字做屋名。

堂前栽了幾樹楊柳，旁邊栽了棗，栗，橘，桃，又栽幾棵松柏，再旁是茶圃，桑圃，菜圃。前有一面井，可以烹茶，可以澆菜。他自己帶了兒子，種稻，種麥，種菜，種棉。婦女們採桑，養蠶，紡紗，織布。他是打算終老在那裏，不作別的思想頭了。他這時完全成功了一個農夫，也愛和農夫往來。但是農夫們，和這位東

第二年，他才在領的官地裏，造了幾間茅屋，便是有名的雪堂。這屋子建造的時節適巧下大雪，他便在屋裏的四壁上，畫了雪景，題了雪堂二字做屋名。因為在黃州城外的東坡上，所以自稱東坡居士。他在

坡先生，怎能談得到一起呢？東坡自己成了農人，當可談農事。但是這位才氣縱橫的東坡先生，怎能以平庸的生活，滿足了自己？那政治上的事，是不許他開口了。他在生死關頭，翻過了一個跟斗，就感到鬼神的問題。所以這時他最好談鬼。他的性情裏，不少幽默的成分。那農夫們談鬼，是帶幽默性的，更合他的脾胃。他見了農夫，就要他們說鬼的故事。有人問他沒有，他便說：「姑妄言之。」那就是說：「編造一個好了。」這是多麼幽默的話？

以東坡的奇才，竟困在這樣的境地，他的知己朋友，個個替他傷心，各人替他找尋出路。那世間的朋友，總想他重上政治舞臺。那出世間的朋友，却覺得人生只知衣食享用，固是無聊。就是龍爭虎鬪的大事業，看穿了也並無什麼價值。究竟人生目的何在？意義何在？生從何來？死於何往？為什麼會有世界？拿什麼叫做文化？這種種問題，定須有一個歸根結底的解決，然後人生才有意義。在旁人才力不足，不研究這問題，也還罷了。像東坡那樣傑出的人物，又經了絕大的患難，還不肯求一個徹底解決，却去求田問舍，談神說鬼，真太可惜了。所以他的方外好友，佛印禪師，寫了一封信勸他說：

「一時人忌子瞻作宰相耳。三二十年富貴功名，如過眼煙雲，有何可戀？何不痛與一刀兩段？……子瞻胸中有萬卷書，筆下無一點塵，為何於自己脚跟下事，不知着眼？」

所說「脚跟下事，」就是自己的生死大事，就是生從何來，死於何往的事。東坡絕頂聰明，得了這一番提醒，那得力是不用說了。

雪堂是靠江邊的。元豐五年，（公元一〇八二）壬戌，七月十五日，東坡和朋友月夜泛舟，去遊赤壁。以他的雄心豪氣，博學卓識，對於這個歷史上龍爭虎鬪的殘蹟，當然是盪氣迴腸，傷今弔古，感慨無端。不過這時他已入了佛法，領略了道味。所以他做的那篇赤壁賦，把前半篇的感慨，借客人口中發揮。後半篇便拿佛理解釋，他所說的：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。」一段話，對於常住本體，已有點認識了。

他遊赤壁時，還做了一首詞。是：

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。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檣櫓灰飛烟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。人生如夢，一樽還酹江月。



• 詩首一了做還，時壁赤遊他

看這一首詞，他的雄心豪氣，還是躍然紙上。

他有一次，和人談到自己的詞。說：「我的詞何如柳七？」那人說：「柳郎中詞，只合十七八女郎，執紅牙板，歌『楊柳岸曉風殘月。』學士詞，須關西大漢，銅琵琶，鐵綽板，唱『大江東去。』東坡大笑。」

他又有一首江城子詞，自己寫一短序說：「陶淵明以正月五日遊斜川，臨流班坐，顧瞻南阜，愛會城之獨秀，乃作斜川詩。至今使人想見其處。元豐壬戌之春，余躬耕於東坡，築雪堂居之，南挹四望亭之後邱，西控北山之微泉，慨然而歎，此亦斜川之遊也。乃作長短句，以江城子歌之：」

「夢中了了醉中醒，只淵明，是前生。走遍人間，依舊却躬耕。昨夜東坡春雨足，烏鵲喜報新晴。雪堂西畔暗泉鳴，北山傾，小溪橫。南望亭邱，孤秀聳曾城。都是斜川當日境。吾老矣，寄餘齡。」

這首詞就有終老黃州之意了。

元豐七年，（公元一〇八四）四月，他被朝命移官汝州。這時他的弟弟，子由，在高安。他便繞道去相見。在他到的頭一天夜裏，子由做了一個夢。夢見自己，和聰禪師，雲法師，一起出門，去迎五祖戒和尚。到了天明醒來，覺得很奇怪。就跑到壽聖寺，見着聰禪師，雲法師，講起自己的奇夢。那知聰，雲，兩人也在夜間做了同樣的夢。三人正在互相說笑，稱奇道怪。忽然接到東坡在奉新發

的信，說：「當天准到。」三人就一同起身往東坡去了。出城走了二十里，剛到建山寺，就迎着東坡，相見之下，悲喜交集。就在建山寺擾了寺僧一頓齋飯。閒談中，說起三個人的夢，東坡說：「我七八歲的時候，嘗夢見自己是個僧人，往來陝西。」雲法師說：「這樣說起來，就更奇了。戒和尚本是陝西人。晚年離了五祖山，來到高安，在大愚山圓寂的。難道你是戒和尚後身麼？」再算算戒和尚死的年月，和東坡生的年月恰恰相合。于是大家都說東坡是戒和尚轉生的了。他和弟弟同住了十天，不敢久留，就又分手走了。



於是大都說東坡是戒和尚轉生的了。

在他奉命移汝州的時候，曾經上過一封書給皇帝告訴自己窮苦的情形，請求到常州住家，種田爲生。神宗本來是憐恤他的，就允許了。他從高安回來，走到南京，就接到朝命，他便到常州隱居去了。

他在黃州未動身之

前，因爲愛江上夜景，想着幾天之內，就要走了，于是又約了幾位知心朋友，在江上飲酒。到了半夜，下船回家，看了那奔流浩蕩的長江，却籠罩在靜寂深黯的夜景裏，那洶湧澎湃的濤聲，映着長空疎星，荒村野樹，不覺動了身世之感。就

隨口做了一首臨江仙詞，乘了酒興，唱了一遍又一遍，一直唱着，回家睡覺去了。那詞是：

「夜飲東坡醒復醉，歸來髣髴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鳴，敲門都不應，倚杖聽江聲。長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時忘却營營？夜闌風靜數紋平，小舟從此逝，江海寄餘生。」

他的幾個朋友，聽他唱得好玩，也把這詞記熟了，回去背誦給朋友們聽。那知有人聽到：「小舟從此逝。」的話，就去報告給黃州太守。說：「不好了，蘇東坡逃走了。」那太守徐君猷聽見，吃了一驚。心想：「東坡是犯了罪的人。要是在我的管下逃走了，我担不起這個責任呀。」就親自跑到東坡的雪堂查看。誰知推門進去，東坡還酒醉未醒，睡在牀上，鼻息如雷。太守也笑了。東坡家裏的人，聽見太守來了，趕緊把東坡叫起來。說起這一場誤會，彼此大笑。

他到南京，見了王荊公。（王安石，神宗時爲相，封荊國公。倡行青苗手實，僱役，保馬，改科舉，興學校等法。名爲新法。）這時荊公業已不做宰相，閒住在家裏。本來荊公和東坡，是好朋友。只爲議論新法，彼此意見不合。荊公是主張新法的，東坡是反對新法的。雖是主張不同，却同是忠心爲國。所以在政治的立場上，他們是敵人。在私人的交情上，他們仍是好友。他們是文字之交，道義之交。又都是佛教的信徒。所以他們除了對於新法的觀察點不同之外，處處

水乳交融。那神宗皇帝對於他們二人，都深信是忠臣，是個好人。並且都有做宰相的資格。只爲神宗的政治見地，和王荆公相同，就用他做了宰相。對於東坡，也還是想留在朝裏。不過當時主張新法的一黨，除了王荆公一人之外，大都是壞人。新法是王荆公創的，是想拿來強國安民的。那附和着主張新法的人，却是假公濟私。是借了新法來謀個人的發展，升官發財的。東坡參透了人情，認爲新法一行，必定被一般小人鬧得一塌糊塗，有害無利。所以極力反對。荆公太相信制度萬能。以爲只要新法一行，國也強了，民也富了。所以極力主張。那知後來事不出東坡的預料。新法行起來，不但百害叢生，並且那些主張新法的人，一旦得了勢，連他們的首領，王荆公，也想排擠下去。荆公這時，才知自己錯了。心灰意懶，告老回家。自荆公走後，朝廷大權，全在呂惠卿一人手裏，鬧得國危民困，雞犬不安。這時東坡見了荆公，談起了時事，歎息了一回。東坡和荆公說：「國家危險了，你要出來說句話。」荆公說：「呂惠卿鬧到這個樣子，還容我說話麼？我又不在皇帝跟前，還敢說話麼？」東坡說：「大臣在外，不議論朝廷的事，是普通的例子。皇帝對你，是破格看待的。你不說話，怎樣對得起國家？」這幾句話，把王荆公的熱腸義氣，都激起來了。荆公叫着自己的名字道：「安石要說的。」又附在東坡耳邊說：「這話只可我們兩人知道。千萬別告訴人。倘被呂惠卿知道，就無益而有害了。」東坡點頭。就辭了荆公，到常州去了。



和大臣們見面大臣朝拜了

他二人正爲朝廷，爲國事，擔憂。那知神宗皇帝，就在這時死了。朝局生了大大的變化。神宗因爲聽見了靈武的敗仗，半夜裏起來，繞床行走。又是愁悶，又是悔恨。就得了病。一日重似一日。這時神宗還未立太子。宰相王珪，請立延安郡王。（就是後來的哲宗。）神宗答應了。王珪又率了羣臣，去見太后。延安郡王，那時才十歲，也在太后面前。太后撫摩着十歲的幼孫，落下淚來。說道：「這孫子很孝順。自從他父親病了，他就不肯離父親的身旁。親手寫了一部佛經，求父親病好。」太后一面說話，一面就使人把孫兒寫的佛經請出來，傳到簾子外面，給大臣們看。大臣看見佛經寫得很端正恭楷，都很歡喜。向太后拜賀了一

番。太后又叫孫兒走到簾外，和大臣們見面。大臣朝拜了，就替皇帝草制書，立爲太子。過了幾天，神宗駕崩。太子卽位。因爲幼小，就由他的祖母帶領坐朝。尊祖母爲太皇太后。（就是有名的宣仁太后。有女中堯舜之稱。）一切事都是太皇太后主持。就把神宗所用辦理新政的壞人，都去了。把好人召回來了。

神宗的新政，其實並不是壞事。不過神宗求治的心太急，只要贊成新政的，就以爲是好人。

所以一般壞人，就借了新政的名色，來謀私利。把國事鬧得一塌糊塗。那好一面的人，也並不是個個反對改革，不過總覺得需要考慮周到。假使當初辦新政的時候，謹慎小心，慢慢的辦有成效，得到了大眾的同情，那新政就推行開了，國事就好了。只爲神宗和王荊公都是心急，把一切新政，一股腦兒發表了，招引得大眾反對。又不問好人壞人，是反對新政的，都貶了。不問好人壞人，是贊成新故的都重用。就不知不覺的上了壞人的當。神宗因此送命，國事因此敗壞。

在那時，反對新政的人，也有兩派。一派是較爲和平虛心，拿客觀態度來批評新政的。像蘇東坡邵康節諸人，是領袖人物。一派是極固執的，純任主觀，純走極端，是新的都不好，是舊的都好，像司馬溫公程伊川呂公著諸人，是領袖人物。以人品說，這兩派都是好的。那新黨一面，却是除了王荊公之外，不易找出好人來。

這時由于宣仁太后的主張，把一切辦理新政的人都驅逐了。把反對新政的人，都召了回來。第一名發表的，是司馬光做了首相。連那九十歲的老臣文潞公，也出來做顧問的元老，東坡先生當然也在奉召還朝之內。

東坡先生奉召還朝，是哲宗元祐元年。（公元一〇八六）先除中書舍人，又升做翰林學士，知制誥。這時司馬溫公做宰相，把新法完全廢了。東坡頗不以爲然，和司馬公爭論，司馬公怒了。東坡說：「從前韓魏公刺陝西義勇，你和韓公

爭論，不怕韓公動怒。這件事你常常對我談過。現在你做宰相，怎又不許我和你爭辯呢？」司馬公也笑了。新政裏的僱役法，因此得不廢。但是司馬公一黨的人，却從此痛恨東坡。

從前的宰相，往往不止一人。這時司馬公雖是宰相，次相却是章惇。那章惇的口頭，很是尖酸。常常拿着司馬公開玩笑。司馬公是個古板人，口舌遲鈍，常常被章惇玩弄的哭笑不得。東坡先生勸章惇說：「司馬君實（君實是司馬光的字）的道德，是大衆推服的，人人都敬重他。在三國蜀漢的時代，許靖的聲名很大，却沒有真實的才德。劉先主很看不起他。法正勸先主說：「許靖雖只有虛名，但是世上的人，並不知他是假的。現在正是招納賢才的時候，如其輕慢了許靖，恐怕真正的賢才不來了。」先主從此不敢輕慢許靖了。許靖還不可輕慢，何況君實呢。」章惇被這一段話提醒，纔不敢玩弄司馬公。司馬公纔得安穩。

元祐二年，（公元一〇八七）東坡先生又兼了侍讀的官。那是陪皇帝讀書的，東坡先生一面讀，一面講。他的口才又好，說的事理十分明白透澈，哲宗皇帝聽得津津有味。這時北宋大儒程伊川先生，也被宣仁太后召來，做崇政殿說書的官。那是講書給皇帝聽的。程老先生道貌儼然，講書時嚴聲厲色，教訓皇帝，和教訓小學生一般。滿口講的是正心誠意之道，却把哲宗皇帝聽得頭腦發漲了。

司馬公這時年老多病，但因為感激知遇之恩，還帶着病勉強辦事，漸漸累得

不能起牀。有一天大臣們正在一處吃酒作樂，忽然報來說：「司馬公死了。」大臣們都要去弔喪。偏有位伊川先生不願意，說：「子於是日哭則不歌。」哀樂不可以同日的。」東坡先生說：「子於是日哭則不歌。」並未說：「子於是日歌則不哭。」先哭不能再歌，是餘哀未忘，這是聖人的性情厚。先歌不能再哭，難道是餘樂未忘嗎？這是性情厚呢？性情薄呢？難道正在作樂，聽見父母之喪，也能不哭？說是歌哭不可同日嗎？」一段話說得那位伊川先生惱羞變怒，拂袖不別而行。從此程伊川一派人，和東坡一派人不和。就在正人君子之中，又分成洛蜀兩黨了。（洛黨是程的門人，蜀黨是蘇的門人。）

有一次，天色已經晚了，太皇太后帶了哲宗皇帝，坐在便殿裏，召見東坡先生。太后命把御用的茶賜給蘇先生吃。和他談話。太后問東坡：

「先生前歲做的什麼官？」

「黃州團練副使。」東坡答道。

「今歲做的什麼官？」

「待罪翰林學士。」

「怎樣升的官？」

「是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知遇之恩。」

「不是。」太后搖搖頭。

「那就是大臣舉薦的。」

「也不是。」太后仍舊搖頭。

「小臣雖然不好，不敢走不正當的路子。」東坡先生驚訝了。

「這是先帝的意思啊。先帝每讀先生的詩文，總是歎息着說：『奇才奇才。』常常想重用先生。先帝深知先生的忠心，只是沒等到重用先生，就賓天了。」太后的話還未說完，東坡先生已經忍不住了，失聲痛哭起來。太后也哭了，連那十二歲的小皇帝，也跟着號咷大哭，傍邊侍立的宮女太監，也擦眼抹淚。半晌，半晌，才大家止住了悲哀。東坡先生就拜辭了出來。太后命撤御前的一對金蓮燭，送蘇學士歸院。就由兩個太監拿着燭，送東坡先生到翰林院去了。

自從司馬公死後，朝政漸亂。東坡

先生一天侍皇帝讀祖宗寶訓，就便說到政治的錯誤。那一般大臣聽見，就恨入切骨。這時司馬一派人，是恨東坡的。二程的門人，是恨東坡的。這兩派都是當時有志氣，熱心國事的人，都恨東坡。那以外大多數的官吏，都是個人主義，私而



送了去院林翰到生先坡東送

忘公的，更恨東坡。當時的正人君子，分爲洛，蜀，朔，三黨。洛黨的首領，是司馬光，程頤。蜀黨首領，是蘇氏兄弟。朔黨首領，是劉摯。此外有元豐新黨。那首領原來是王安石，也是一個正人君子。只爲他主張改革，就弄得合一般正人分離了。那些奸邪小人，就利用機會，贊成新法，一個個得了皇帝的信用，飛黃騰達，升起官來。及至小人得勢，就連那首創新法的王荊公，也排擠下去。所以到了後來，元豐新黨的首領，都是蔡確，章惇，呂惠卿，曾布，諸人，都是奸邪一路。在新舊兩派許多人中，宣仁太后認爲惟有司馬光，蘇軾，最可信任。這時司馬光已死，所以東坡成了朝廷最信任的人，也就是同官最妬忌的人。東坡又好直言，所以不論新派，舊派，人人恨他。東坡先生自己看看，在朝裏不能安身了，就自請外用。那宣仁太后的本意，是不肯令東坡走。不過朝臣排擠得利害，太后看看自己的力量不夠了，只好把東坡降了外任。就命他做杭州太守。

東坡降了外任，還未動身，恰巧舊相蔡確，因爲做詩譏諷神宗，被御史參奏，貶到嶺南。東坡上了一封密疏。說：「治蔡確的罪，是皇帝的孝。但是太皇太后應該赦了他，才是在上的仁德。」宣仁太后說：「我所以貶蔡確，是因爲他居心太險了。先帝病重，我拿皇帝手寫的佛經給大臣看，王珪拜賀，就立爲太子。這裏全沒有蔡確的事。他却佈散謠言，說是他的主張，立了現在的皇帝。這關係有多重大？我不肯明說，所以借了做詩毀謗先帝的罪名，把他去了。怎好赦

他呢？」太后雖然不聽東坡的話，但覺他存心忠厚。蔡確是他的仇人，他依舊拿好心相待，真是難得。就拿龍茶銀合賜給東坡。這時東坡先生已出京了，太監趕到了郊外，才把御賜的東西給他，又傳太后的話，贊美他，安慰他。東坡先生謝了恩，就長行去了。

東坡先生到了杭州，恰遇旱災。他便拿救濟饑民，當做頭一件事。那時出家爲僧，要求政府給與度牒。度牒不容易得，所以有人肯出錢買。買了度牒給人出家，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東坡請求政府，發了很多的度牒，換錢米去救饑民。他把自己的俸銀也捐了，把家中的東西變賣了，都拿來救濟饑民。饑荒之後，發生了瘟疫。他又忙着救濟病人。忙了幾個月，才把杭州人從死亡線上救了出來。

杭州地方近海，水味鹹苦，人都不願在那裏住。所以人煙稀少。自從唐朝末年，白樂天，李衛公，先後做杭州的官，教民人穿井，民人就有甜水吃了。又把西湖挑深了，引湖水入運河，引運河水入民田，大興溝洫水利，民人才富了。經過了五代，到了北宋末年，水利沒人講求，井也廢了，湖也淤了，人民又苦了。東坡辦完了救荒的事，想替杭州人找個一勞永逸的法子，就親身去查考受病的原因。把廢井又開了。把茅山鹽橋兩河，也挖深了。把湖裏的淤泥水草，挖出來堆成一道長堤。便是後來有名的蘇堤。從此行人也便利了。他又在堤上栽了楊柳，兩棵楊柳中間，栽一棵芙蓉花。到了春秋佳日，楊柳垂青，芙蓉吐豔，杭州士



此從蘇堤成爲西湖最好的風景區。

女，傾城出遊，從此蘇堤成爲西湖最好的風景區。東坡自己又能寫，能畫，工詩，工文。每逢政事的餘暇，便合一般高僧名士，在湖上遊玩。做了許多詩詞，到處傳誦。從此杭州西湖，便成全國有名的勝蹟。他又教人在湖裏種菱，每年把水草除得乾淨，西湖就不再淤淺了。

有一次，東坡路過金山寺，便去訪他的方外好友元禪師。元禪師正在法座上，向東坡道：「此間沒有居士坐處。」東坡打了一句禪語道：「借和尚四大作禪牀。」元禪師笑遣：「我下一句轉語，居士若答不出，須把玉帶留鎮中門。」隨即說道：「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有，請問居士向何處坐？」東坡尋思未答。元禪師說：「機鋒語，尋思即墮。隨命侍者：『將學士玉帶除下。』」東坡大笑，只得把玉帶留下，別了元禪師走了。至今那條玉帶，還在金山。據說，乾隆皇帝下江南時，要着東坡的玉帶。及至取出來看，中間缺了兩塊玉。乾隆皇帝就把自己收藏的漢玉，替他配上。所以現在那條玉帶，倒是完整的了。

元祐六年，（公元一〇九二）三月，東坡被召進京，做了幾月的翰林承旨。大臣們不肯容他在京，又把他擠走了。出守潁州。那地方是淮水流域。京城的官，

因爲黃河在京城附近，多水患。商議把黃河引入淮水。東坡使人當地測量，淮水地勢反高。才把大臣的議論取消了。潁州有大賊，名叫尹暹。政府嚴命地方官擒拿。東坡把汝陰縣尉李直方召來，和他說：「你能擒到這個賊，我奏聞朝廷重賞你。如其擒不到賊，我就奏請免你的官。」李直方果然把尹遇擒到了。東坡奏報上去，請賞李直方，宰相不許。請把自己應得的官階，移賞李直方，也不許。

元祐七年，（公元一〇九二）命東坡往揚州，辦運糧糶事。辦了幾個月，把糧運整頓好了，奉召還京，加了兵部尚書，兼侍讀，又兼端明殿學士。從此他的朋友，稱他端明。到了八年，他又被大臣們擠走了。出守定州。定州是近邊的州縣，國防很要緊。無奈那地方的軍政，從韓魏公去後，就廢弛了。也不講訓練，也不問紀律，帶兵的官，只知道剋扣兵餉，自飽私囊。那些兵却出去訛詐百姓，官也不管。及至東坡到了，先把最貪錢的軍官問了罪，充了邊遠的軍。把營房重新修理。每個兵士，都發了充足的餉。把營規整頓了起來。嚴禁兵士出營。嚴禁營裏喝酒，賭博。嚴定操練的規則。那些兵將放縱慣了，乍受約束，很覺難過。却怕東坡的威令，不敢不遵。那時的營規，是從兵官壞的。所以東坡待兵官最嚴，對於貪賊的兵官，辦得尤其嚴厲。對於兵士，却覺得他們一向領不到餉，窮得可憐，就是出來訛詐，也是一面爲窮所迫，一面長官失于教導，情有可原。所以東坡對於兵士，倒還少寬。而且極注意兵餉，不肯教兵士領不到應得的錢。因

此兵士們以為新太守恨軍官，喜兵士。就跑到太守面前，告訴他的長官不好。東坡大怒說：「兵官有罪，我自己會辦他。你是他手裏的兵。如果兵可以告兵官，那兵官還能帶兵嗎？」就把那個告官的兵，也問了罪。從此那些兵將都心服了。安安靜靜地，聽從東坡的命令。東坡定了日期大操。照宋朝的規矩，大操的時節，兵將都要全體戎裝，向太守行禮。這個禮久已廢了。東坡命照舊禮辦。那副總管王光祖不肯，使人來請病假。東坡把書記官叫了來，寫奏摺，要辦王光祖的罪。光祖嚇慌了，自己跑到太守面前求情。東坡赦了他。就傳令全軍出發。全城的百姓，聽見太守操兵，都出來觀看。只見一隊隊旌旗浩蕩，戈甲鮮明，沒一個人敢亂隊伍。只聽見整齊有節奏的馬蹄聲，兵士的脚步聲，隨着軍樂前進，沒有一點雜亂的聲音。那將官們全裝甲冑，威風凜凜擁護着太守的馬，到了教場。東坡下了馬，升了帳，兵將們以軍禮參見。傳令開操，陣法，技擊，馬步弓箭，一一的操過。頒了賞賜，然後回城。那老年的百姓歎息道：「自從



• 見參禮軍以們將兵

韓魏公去後，久已看不見這樣的軍容了。

這時朝局又變了。元祐八年（公元一〇九三）九月，宣仁太皇太后駕崩。那一般元豐新黨，章惇曾布諸人，又紛紛的出來了。章惇勾結了太監郝誼，和哲宗寵愛的劉妃，謀廢皇后孟氏，使劉妃爲后。造了謠言，說：「孟后因爲嫉妬劉妃，在宮中謀弑皇帝。把太監宮女，苦打成招，就定了孟后的罪案。把她廢了，立劉妃爲后。就借了這個題目，說：「宣仁太后曾經和孟后定計，廢帝另立新君。」又和哲宗說：「兒子應該繼續父親的遺志。」又說新法的好處，可惜被宣仁太后聽信了一般奸臣的話，都破壞了。把那一位沒主見的少年皇帝說動了心，就把元祐八年裏的政令，一切推翻。把宣仁太后所用的舊臣，一概驅逐。把元豐的新政，重新行起。把元豐的新黨，一概重用。改元紹聖，表示着紹述他父親聖人的政治。

紹聖元年，（公元一〇九四）御史來之邵等說，蘇軾在朝時寫的詔書，毀謗先帝，反對新法。哲宗大怒，就把東坡



了去東廣到嶺過，李行了帝

貶到英州。東坡奉了朝旨，冒着大暑的天，到英州去。還未走到，又貶到惠州，東坡先生就領着兒子，帶了行李，過嶺到廣東去了。

這時東坡先生已經五十九歲了。遇到了這樣的大變，遠流嶺南，簡直是煙瘴充軍的罪。那時的嶺南，瘴氣很重。凡是在朝的官，貶到那裏，能有活命回來的，很少。那些大臣們，是想叫東坡先生死在嶺南的。東坡自己也覺着沒有生還之望。但是他的道德修養很深，心平氣和。外面的生活雖苦，他的心裏，却是樂天知命，悠然自得。一味的責備自己，絕不怨恨別人。他說：「蘧伯玉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我現在才知道五十九年都錯了。」所以他經這一番患難，那修養的工夫，又深了許多。八百年來，讀東坡集的人，總是佩服他過嶺後的作品，說是絕無人間烟火氣。我們也可以想見他的得力之深了。這裏把他南行的詩，略抄幾首，讓我們領略一點他的境界。

八月七月初入贛過惶恐灘

七千里外二毛人，十八灘頭一葉身。山憶喜歡勞遠夢，（蜀道有錯喜歡鋪，在大散關上，）地名惶恐泣孤臣。長風送客添帆腹，積雨扶舟減石鱗。便合與官充水手，此生何止略知津。（二毛是頭髮半白）

天竺寺并引

予年十二，先君自虔州歸。爲予言，近城山中，天竺寺，有樂天親書詩云：

「一山門作兩山門，兩寺元從一寺分。東澗水流西澗水，南山雲起北山雲。前臺花發後臺見，上界鐘清下界聞。遙想吾師行道處，天香桂子落紛紛。」筆勢奇逸，墨迹如新。今四十七年矣。予來訪之，則詩已亡，有刻石存耳。感涕不已，而作是詩。

香山居士留遺迹，天竺禪師有故家。空詠連珠吟疊壁，已亡飛鳥失驚蛇。林深野桂寒無子，雨浥山蕒病有花。四十七年真一夢，天涯流落涕橫斜。

舟行至清遠縣，見顧秀才，極談惠州風物之美。

發廣州

朝市日已遠，此身良自如。三杯軟飽後，（浙人謂飲酒爲軟飽）一枕黑甜餘。（俗謂睡爲黑甜）蒲澗疎鐘外，黃灣浴木初。天涯未覺遠，處處各樵漁。

十月二日初到惠州

髣髴曾遊豈夢中，欣然雞犬識新豐。吏民驚喜坐何事，父老相攜迎此翁。蘇武豈知還漠北，管寧自欲老遼東。嶺南萬戶皆春色，（嶺南萬戶酒）會有幽人客寓公。

雨後行菜

夢回聞雨聲，喜我菜甲長。平明江路溼，並岸飛兩漿。天公真富有，膏乳瀉黃壤。霜根一蕃滋，風葉漸俯仰。未任筐筥載，已作杯案想。艱難生理窄，一味敢專享。小摘飯山僧，清安寄眞賞。芥藍如菌蕈，脆美牙頰響。白崧類羔豚，冒土出蹠掌。誰能視火候，小竈當自養。

遷居并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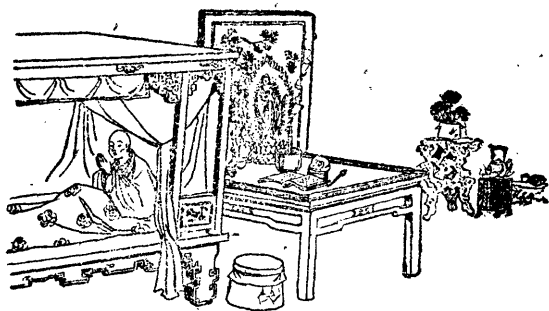
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，寓合江樓。是月十八日，遷于嘉祐寺。二年三月十九日，復遷于合江樓。三年四月二十日，復歸于嘉祐寺。時方卜築白鶴峯之上，新居成，庶幾其少安乎。

前年家水東，回首夕陽麗。去年家水西，溼面春雨細。東西兩無擇，緣蓋我輒逝。今年復東徙，舊館聊一憩。已買白鶴峯，規作終老計。長江在北戶，雪浪舞吾砌。青山滿牆頭，髮鬢幾雲髻。雖慚抱朴子，金鼎陋蟬蛻。猶賢柳柳州，廟俎薦丹荔。吾生本無待，俯仰了此世。念念自成劫，塵塵各有際。下觀生物息，相吹等蚊蚋。

悼朝雲詩并引

紹聖元年十一月，戲作朝雲詩。三年七月五日，朝雲病亡於惠州。葬之栖禪寺松林中，東南直大聖塔，予旣銘其墓，且和前詩以自解。朝雲始不識字，晚忽學書，粗有楷法。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，亦略聞大義。且死，誦

他自己種田，種菜，和百姓一樣的勤苦。又好像一個農夫。他自己絕世的才華，却沒有一點名士氣。和農夫野老也談得來，和一般讀書人也談得來。惠州一地方的人，沒有一人不愛敬東坡的。他做過很大的官，又有很大學問，却對地方官



誦命剛四句偈而絕。

命剛經四句偈而絕。
苗而不秀豈其天，不使鵲鳥與我玄。駐景恨無千歲藥，贈行唯有小乘禪。傷心一念償前債，彈指三生斷後緣。歸臥竹根無遠近，夜燈勤禮塔中仙。

朝雲姓王，死時年三十四，是東坡先生的知心女友。東坡流離顛沛，餘人求去，惟朝雲與共患難。嘗語東坡：「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。」東坡大笑。死後，東坡銘其墓云：「佛圖是瞻，伽藍是依。如汝宿心，惟佛之歸。」

東坡在惠州，和那地方人民，相處得和家人父子一樣。遇了有病的人，就幫助他的醫藥。死了不能葬的，就幫助他埋葬。修橋，補路，凡有利益人的事，都竭力去做。竟成一個大善士了。

極其恭敬。惠州的官，也敬愛他。這情形傳到朝中，他的仇人又忍不住了。在他們的計算，東坡到了惠州，必死無疑。那知東坡不但不死，反而在惠州處得上和下睦，人人道好。他們那能忍得住？心裏想：「惠州的地方，還不算苦。必須把他貶得再遠些。」就和哲宗皇帝說了，把東坡貶到儋耳去。

紹聖四年，（公元一〇九七）東坡先生六十二歲了。閏二月，他的長子蘇邁，剛同全家到了惠州。五月裏朝命下來，又貶東坡到儋耳去。儋耳就是現在的海南島。在那時還未開闢，多有毒蛇猛獸。瘴氣也比惠州重得多。風俗人情，都和內地不同。吃的東西也是兩樣。生了病也沒有醫藥治。那些大臣把仙貶到那裏去，是下了決心，想使他死在那裏的。這一次的貶逐，是和他弟弟同貶的。他的字是子瞻，就貶在儋耳。他弟弟字子由，由字不出頭，就是田字。就貶在雷州。雷字下半截是田字。兩處都是極苦的地方。那些大臣們，自覺心思巧極了。又和他兄弟開了一場惡玩笑，又令他兄弟二人都沒有活命。大臣們的心裏，真暢快極了。

惠州太守方子容，接到朝命，也替東坡難過。自己到來安慰東坡。東坡說：「一切事都是前緣。賤內事奉僧伽大聖，極其虔誠。在兩個月前，夢見和尚來說：『七十二日後，要和蘇子瞻同到海外去。』可見是定數了。」這時東坡先生，和弟弟久不見面。自己想著，到了海外，恐怕今生和弟弟，再無見面之期。湊巧子由到雷州，自己到儋耳，路途相距不遠，可以繞道相見。子由先生也計算着和

哥哥見面。他兄弟二人，就在藤州遇着了。這時子由五十九歲。兄弟二人，都是白髮滿頭。在萬死投荒之餘，重復見面。回想四十年前，兄弟二人英才早發，隨了父親應禮部考試。主司垂青，公卿倒屣，士龍入洛，意氣如雲。人生如夢，真不勝滄桑之感了。

謫海南作詩示子由

九疑聯縣屬衡湘，蒼梧獨在天一方。孤城吹角煙樹裏，落月未落江蒼茫。幽人拊枕

坐歎息，我行忽至舜所藏。江邊父老能說子，白鬢紅頰如君長。草嫌瓊雷隔雲海，聖恩尙許遙相望。平生學道真實意，豈與窮達共存亡。天其以我爲箕子，要使此意留要荒。他年誰作輿地志，海南萬古真吾鄉。

又寄子由

我少卽多難，遭此一生中。百年不易滿，寸寸彎強弓。老矣復何言，榮辱今兩空。涅槃尙一路，(古云：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」)所向餘皆窮。似聞崆峒西，仇池迎此翁。胡爲適南海，復駕垂天雄。下視九萬里，浩浩皆積風。回望古合州，屬此琉璃鍾。離別何足道，我生豈有終。渡海十年歸，



在萬死投荒之餘重復見面。

方鏡照兩童。還鄉亦何有，暫假壺公龍。峨眉向我笑，錦水爲君容。天人巧相勝，不獨數子工。指點昔游處，蒿萊生故宮。

他的詩裏，拿箕子比自己，是想去教化海外的人了。他的壯志還未衰歇呢。

他這次到海外去，未帶家眷。只和第三個兒子蘇過夫婦同行。初到儋耳，借住在官舍裏。過了幾個月，地方官奉到了大臣的命，不許東坡住在官舍。就連民人也不許借屋子給東坡住。東坡沒地可住，就父子三人，露宿在桃



父子三人露宿在桃椰林裏

榔林裏。他有一桃榔庵銘。

桃榔庵銘并敘

東坡居士謫于儋耳，無地可居。偃息于桃榔林中，摘葉書銘，以記其處。九山一區，帝爲方輿。神尻以遊，孰非吾居。百柱屋最，萬瓦披敷。上棟下宇，不煩兵夫。海氛瘴霧，吞吐吸

呼。蝮蛇魍魅，出怒入娛。習苦掌輿，雜處重奴。東坡居士，強安四隅。以動寓止，以實託虛。放此四大，還於一如。東坡非名，岷峨非廬。須髮不

改，示現毗盧。無作無止，無欠無餘。生謂之宅，死謂之墟。三十六年，吾其捨此，跨汗漫而遊鴻蒙之都乎。

看他說吞吐瘴霧，與毒蛇同處。可見林中的險惡景象。以六十多歲的老人，竟要使他過野人的生活，穴居野處，茹毛飲血。這簡直連魯濱孫在荒島的生活也不如了。魯濱孫還有海船帶來的東西，供他應用。東坡先生，此時連那些也沒有啊。可是天無絕人之路。海南島的人，久聞東坡先生的大名，仰慕他的德行學問，聽說他來了，人人都想來親近他。幾百里外的人，都跑來拜他爲師。這時看見他苦到如此田地，大家心裏如何能安？就都來幫他想辦法。結果在一個牛欄西邊，找了一塊地，給他新蓋了幾間屋子。雖是茅簷草舍，與牛羊雜居。却總比露宿林中，雨淋日晒，與毒蛇猛獸雜居好多了。只是吃的問題還未解決。大家也有給他送米的，也有送柴的。但東坡先生又不肯白受人家的禮物。幸虧有位王參軍，借給他半畝地。他父子二人，在那裏種菜。他們又開墾了荒地，種點糧食。有從東坡受業的人，也送了束脩來。生活才勉強解決了。不過有時還會缺了柴米，就要累得那位少年才子，小坡先生，箬笠赤足，登山涉水，負米百里之外，來養活父親。

他父子二人，生活雖是困苦，却都頗會取樂。黃連樹下彈琵琶，他們只覺得樂，不覺得苦。這當然由於他們有高深的修養。但也因爲他父子，都有過人的天

資，才能到這境界。常人是不易學步的。那位小坡先生，天性純孝。因為父親年老，他要常常想方法，做點可口的食物，給父親吃。因此格外的忙了。有時他父親生病，他夫婦二人，又要當醫生，又要當廚司，真是五官並用，手足不閑。直到老父病好，才能少為休息。他父子二人，在窮愁中，還要用功。一面讀書，一面著書。

東坡先生的學問，到此才算大成。在儋耳四年，做成了易傳，書傳，論語說。續千載之微言，明上古之絕學，發孔門之祕奧。三書既成，東坡先生自己撫摩着歎道：「今世要求能信，生活的一斑。」



後有君子，當知我矣。但是到那裏去找那君子呢？小坡先生的學問，此時也成了他的叔父子由先生說：「吾兄遠居海上，惟成就此兒耳。」現在再抄幾首東坡居儋耳的詩，以見他們

縱筆三絕句

北船不到米如珠，醉飽蕭條半月無。明日東家知祭竈，隻雞斗酒定騰吾。
父老爭看烏角巾，應緣曾現宰官身。溪邊古路三叉口，獨立斜陽數過人。

寂寂東坡一病翁，白頭蕭散滿霜風。小兒誤喜朱顏在，一笑那知是酒紅。
過黎君郊居

半園荒草沒佳蔬，煮得占禾半是藟。萬事思量都是錯，不如還叩仲尼居。
(藟就是山芋)

玉糝羹并引

過子忽出新意，以山芋作玉糝羹，色香味皆奇絕。天上酥陀則不可知，人間
決無此味也。

香似龍涎仍醞白，味如牛乳更全清。莫將南海金蠶膾，輕比東坡玉糝羹。
擷菜并引

吾借王參軍地種菜，不及半畝，而吾與過子終年飽菜。夜半飲醉，無以解
酒，輒擷菜羹之。味含土膏，氣飽風露，雖梁肉不能及也。人生須底物，而
更貪耶？乃作四句。

秋來霜露滿東園，蘆葍生兒芥有孫。我與何曾同一飽，不知何苦食雞豚。
被酒獨行，徧至子雲，威，微，先覺，四黎之舍。

半醒半醉問諸黎，竹刺藤梢步步迷。但尋牛屎覓歸路，家在牛欄西復西。
總角黎家三小童，口吹葱葉送迎翁。莫作天涯萬里意，谿邊自有舞雩風。
符老風情奈老何，朱顏減盡鬢絲多。投梭每困東鄰女，換扇唯逢春夢婆。(

是日復見老符秀才，說換扇之事。）

遷居之夕，聞鄰舍兒誦書，欣然而作。

幽居亂蛙黽，生理半人禽。蹇然已可喜，（莊子云：「居空谷者，聞人足音蹇然而喜。」）況聞弦誦音。兒聲白圓美，誰家兩青衿。且欣習齊味，未敢笑越吟。九齡起韶石，姜子家日南。吾道無南北，安知不生今。海闊尙挂斗，天高欲橫參。荆榛短鬻缺，燈火破屋深。引書與相和，置酒仍獨斟。可以侑我醉，琅然如玉琴。

示過并跋

春鴻社燕巧相遠，白鶴峯頭玉板扉。石建方欣洗牖廁，姜龐不解嘆蠅蠅。一龕京口嗟春夢，萬炬錢塘憶夜歸。合浦賣珠無復有，當年笑我泣牛衣。

戊寅上元，余寓儋耳。過子夜出，余獨守舍，作違字韻詩。今庚辰上元，已再期矣。家在惠州白鶴峯下，過子并婦子從余來此。其婦亦篤孝。惻然憫之，故有石建姜龐之句。而復悼懷同安君季章，故有牛衣之句。悲君之亡，而喜余在此也。書以示過。看了勿復感愴。切切。

（按：公夫人封同安郡君，字季章，此時已亡。）

東坡在儋耳，和那些黎人相處得很好。常到黎人家裏，黎人也常來他家。和他往還最多的，有老符秀才。元符二年，（公元一〇九九）上元夜，有老書生數人，

到先生家裏。說：「今夜月色甚好，先生能和我們走走麼？」東坡就很高興同他們走了。到一個小庵裏，和僧人閒談。及至回家，已半夜了。又有一次，東坡喝醉了，背上負了一個大瓢，一路唱着歌，走到田裏去。遇見一個老農婦。那老婦看見東坡簡直成了一個村夫，就歎息道：「學士往日富貴，也不過一場春夢。」東坡聽見這話，大爲贊賞。逢人便要說起。因此那個七十歲的老農婦，成了人人口頭上的人物。大家都叫她，名叫烏喙。及至東坡上了船，那犬隨後追來。船已離岸，犬就跳到水裏，浮水跟了船走。東坡先生十分感歎，做了一首烏喙詩。那時東坡的朋友，替他在



學士在日富貴，也不過一場春夢。

「春夢婆。」又有瓊州進士姜君弼，唐佐從瓊州跑到儋耳，從東坡受學。及至東坡北歸，那些黎人的依戀之情，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了。

徽宗建中靖國元

年，（公元一一〇一）

朝命東坡提舉成都玉局觀，任便居住。東坡就渡海北歸了。他在儋耳，養了一隻犬

買了幾畝田。他就奏明皇帝，到常州去住。七月，到了常州，就得病死了。在他臨死之前，他的方外好友元禪師，特爲趕到和他說：「端明不要忘了西方啊。」他說：「西方是錯，只是用不得力。」又和兒子說：「我生無惡，死必不墜。」照他臨終的話看來，還未出人天乘。原來他雖修西方，仍是禪宗的見解。重關未透，依舊在世諦中了。據說，他請人畫了一尊阿彌陀佛像，行走不離。有人問他。他說：「此軾西方公據也。」可知有生西之願。怎奈臨終差了一着子。所以古人貴一門深入也。

世上人總以爲東坡是才子，倒把他的德行掩了。其實他的一生，可爲名臣，可爲名儒。他二十二歲，和他的弟弟一起登第。仁宗喜道：「吾一日爲子孫得兩宰相。」就是英宗，神宗，哲宗，對他也有相當的認識。怎奈爲一般大臣所不容。所謂：「木秀於林，風必摧之。」他的本領太大了，自然容易招人妬忌啊。他死後，蘇過葬他在汝州郟城小峨眉山。子孫就在潁昌住家。蓋了一處屋，種了竹樹，名爲小斜川。蘇過的集子，就叫斜川集。可謂能繼父志了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2 0727B

古云，「處世若大夢」。經云，「卻來觀世間，猶如夢中事」。云「若」云「如」者，不得已而喻言之也。究極而言，則真夢也，非喻也。人生自少而壯，自壯而老，自老而死，俄而入一胞胎也，俄而出一胞胎也，俄而又入又出之無窮已也。而生不知來，死不知去。蒙蒙然，冥冥然，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。俄而沉地獄，俄而爲

世

夢

鬼爲畜，爲人爲

天，升而沉，沉

而升，皇皇然，

忙忙然，千生萬

劫而不自知也。

非眞夢乎。古詩云，「枕上片時春夢中，行盡江南數千里」。今被名利牽，往返於萬里者，豈必枕上爲然也。故知莊生夢蝴蝶，其未夢蝴蝶時亦夢也。孔子夢周公，其未夢周公時亦夢也。曠大劫來，無一時一刻而不在夢中也。破盡無明，朗然大覺，曰，「天上天下惟吾獨尊」。夫是之謂夢醒漢。

竹窗隨筆



大雄善店

編印者 上海 德育推行社
本埠經銷處 大 雄 書 店

大法輪書局

廣益書局

佛學書局

道德書局